

没有人 像我一样

Sharon Works

饶雪漫
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没有人
像我一样

饶雪漫
作品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人像我一样 / 饶雪漫著. — 济南 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9. 8
ISBN 978-7-5329-5877-1

I. ①没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29751 号

没有人像我一样

饶雪漫 作品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7.25
印 数 1~9,000
字 数 151 千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877-1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

饶雪漫 | 作家、编剧

十四岁开始写作,著有六十余部作品,有“文字女巫”之称,是当之无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,作品多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榜。

果麦文化 出品

果麦文化·饶雪漫作品

♥ 导演争抢改编的原著小说

《大约在冬季》

《左耳》《左耳终结》《秘果》

《沙漏I》《沙漏II》《沙漏III》

《离歌I》《离歌II》《离歌III》

《小妖的金色城堡》《没有人像我一样》

《雀斑》《甜酸》《校服的裙摆》

♡ 我不是坏女生系列

《蛰伏》

《斗鱼》

《52赫兹的回声》

《左半边翅膀》

《那些女生该懂的事》

《那些不能告诉大人的事》

○ 中短篇集

《遗爱》《唱情歌》《若即若离》

more ...

产品经理 | 朱琳

封面设计 | 王雪

责任编辑 | 房洪民

封面插画 | 明铃子

目录

Contents

001	CHAPTER 1 图图	109	CHAPTER 7 妖精七七
017	CHAPTER 2 林南一和图图	129	CHAPTER 8 回家
039	CHAPTER 3 消失	151	CHAPTER 9 失忆
058	CHAPTER 4 忽然之间	171	CHAPTER 10 真相
081	CHAPTER 5 一二三四五六七	189	CHAPTER 11 失速的流离
096	CHAPTER 6 相依为命	212	THE END 没有人像我一样

图图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。”

这是图图写给我的第一封，也是唯一一封情书里的话。

虽然我知道这句话并非图图原创，而是出自一位很有名的女诗人的诗，可是每次想起，仍然唏嘘不已。

图图遇见我时，我们真的都在最美丽的时刻，有着最肉麻不堪又最灿烂夺目的青春年华。

她是我的初恋。

那时候，我还是电子系里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，每周都有几天扔下功课，去市中心一间酒吧卖唱。一把吉他、一副还过得去的嗓子是我的全部。

后来，慢慢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，先是张沐尔，后是怪兽。怪兽是贝斯手，张沐尔是司鼓。

我们便组建了一支叫“十二夜”的乐队。

那不是一间很有名的酒吧，演出场所的设备也很不专业。简单说，就是不可能每次演出都有鼓，也不是时时刻刻要用到贝斯，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仍然是孤单一人，拨几个简单的和弦，唱一些或流行或过时的歌曲。

其实在酒吧唱歌收入并不高，我在乎的也不是钱，而是那种可以在黑暗处低吟浅唱的感觉。

那种又喧嚣又孤单的感觉，仿佛无限接近自由。

在那个所有人都各怀心事的地方，其实没有人在意你的悲喜，他们听到的只是歌声。如果运气好，当他们偶尔回忆起人生中的这一刻时，会忽然想起，有个人在寂寞空旷的背景里这样歌唱过，他们会想不起这个人的样子，但那遥远模糊的歌声让他们惆怅。

这就是我心里的音乐，它或许永远不能像衣食住行一般成为人类的基本需求，却可以暗中记录人生的全部时光。至少，当我回忆起每一段光阴，都会有音乐做背景。人生如此动荡不安，只有歌声可以让人休憩——后来我会刻意把每一段日子用乐曲标记下来，好让自己不至于遗忘。

比如，遇见图图的那天，我把这段记忆标记为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。

因为她的到来实在是阴差阳错，又命中注定。我躲不了，当然，也不想躲。

其实她一直都在，她是这间小酒吧的常客。在演奏时我时常看到她，但当时她和一般喜欢泡酒吧的女生没什么两样，穿着入时，眼神迷离，总是和一些看上去不太像好人的男生厮混在一起。

我对这样的女生向来不感冒。那时候我二十一岁，对爱情有自己的期待。我固执地认为我将来的女友会是那种古典的女孩，头发乌黑直顺，性格善良温柔，当然，也很漂亮。

在我遇见图图之前，我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。

我从八点开始工作，断断续续唱三个小时。然后，酒吧老板请我喝上一杯，结给我当晚的工钱。那天我正低着头在喝一杯橙汁，夜已经有点深了，酒吧里的音乐换成了劲爆的舞曲，衬着灯光掩映下光怪陆离的人脸，我却有些昏昏欲睡。

把我吵醒的是酒杯碎裂的声音，人声一下变得尖锐起来。有人打起来了！有人起哄，有人拉架，总之场面混乱不堪。这在酒吧里是常事，我已经见怪不怪，第一反应是去找老板结了工钱赶紧走。当我背着吉他冲到吧台，正听见一个男人尖声叫嚣：“你就这么走？你敢走？你走了老子杀你全家！”

黑暗里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不过我还是看到，他圆圆的脑袋刚被一杯来历不明的液体袭击过，他所剩不多的头发被那些液体粘成一团，非常可笑。

既然可笑，我当然是要笑的。

吃了亏的家伙马上把矛头指向我：“你笑什么？你敢笑？你和她是一伙的？”他挥一挥粗短的胳膊，几个人便向这边包抄过来。我看情形不对，顾不得多想，一记右勾拳，利索地放倒一个。

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冲动的行为后悔，对方其中一人已经掏出弹簧刀。我推翻身旁的桌子，桌上的酒瓶碎了一地，酒吧里的客人开始尖叫。那人闪过，握着刀朝我扑过来，我握紧拳头，已

经做好火拼准备，可是这时有人拉住我的衣袖，声嘶力竭地在我耳边喊了一声：“快跑！”

然后，她拉着我开始飞奔。那是一只柔若无骨的小手，我心里一激灵，我就这样背着我的吉他，笨手笨脚地脑子短路似的被那只手牵着跑了。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追出来，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乱作一团，身边的人喘着粗气问：“跑不掉怎么办？”

怎么可能跑不掉？

这里的每一条小巷我都熟悉。我拉着她迅速拐进一条人迹罕至的巷子，走到深处穿过一幢废弃的大楼，往右一拐，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道，明亮喧哗，安全无比。

我们停下来喘气，她弯着腰，双手按着膝盖，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。

说实话我也累得够呛，不过我终于有闲心开始打量她。第一，她是个女的；第二，她很抗冻，夏末的早晚已经有凉意，她却还穿着短裙，露出两条匀称好看的长腿。

看在她是女生的分上我决定对她客气点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我礼貌性地问。

她不答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我提高声音。

她忽然抬起头瞪着我，是那种直愣愣的瞪，她的眼睛水波潋滟深不见底，我一下子呆住了。

“真的安全了？”她怯生生地问，带点试探的意思。

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，她呆了一两秒，开始扬声大笑。我

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生笑得这么放肆，她一边笑一边揉着自己的腿，一边不忘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嘲弄：“哎，你觉得我给那个小个子设计的新发型酷不酷？”

“喂，”我觉得我有必要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“你是谁？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那群人为什么要找你麻烦？”

她一下收敛了笑容，变得十分严肃。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她指着自己的鼻子，“你确定？”

我确定。

她呆了一下，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寻她开心。然后，总算搞清楚状况的她一脸不解：“那你干吗去惹他们？你干吗救我？”

我发誓，我不是故意的！我全部的错误只在于我太有幽默感，以致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命运早就给我挖好的陷阱。

“我还以为你也看上我了呢。”她傻兮兮地感叹，“哪晓得你没有！”接下来她用力拍了拍我肩膀：“敢情你是个好人啊！”

我差点立刻转身把这个自我感觉超好的不良少女留在原地吹风，可鬼使神差地，我没有。相反，我和她开始沿着马路牙子慢慢走，她其实仍然没有从刚才拼命地奔跑里回过神来，我猜她是那种越紧张越多话的人，她不断地跟我说话，语序混乱，词不达意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慢慢弄清了她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，当然还有那群人为什么要收拾她。

实在是有些戏剧性，但她却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活。

“你叫啥？”我把好奇心按了又按，还是忍不住问道。

“我叫图图，图画的图。我在市一职高读书，读会计，大概是吧，我也实在搞不清楚我在读什么。”

以上就是她的开场白，很迷糊，很有图图特色。但是她的确很漂亮，当我惊魂稍定，可以用一个男生看女生的眼光正确地衡量她时，不得不这么承认。她穿一身黑，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个女孩把黑色穿得那么有型，她的腕上夸张地戴着一串黑曜石长手链，她不断抬手把前额的头发拨开的样子真是明丽。

“你也知道，职高有谁会真正读书？男生闲着没事就评什么‘四大美女’，我是其中一个，而且……”她有些得意地补充道，“也是最漂亮的。”

“然后那些男生就为了争我打架。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多喜欢我，但是就是喜欢争，争这些很有面子吗？不过我已经习惯男生们为我打架了，他们一天不打架我都觉得闲得慌，觉得人生特没劲，真的。”

“虚荣。”我评价道。

“虚荣就虚荣啰！”她满不在乎，“人生不就是虚的吗？”她昂着头走在晚风里，像一头骄傲的鹿，脸上是不屑于对任何人解释的轻蔑。“你觉得今天这样打架很可怕？其实呢，那帮流氓也是来虚的。我不就花了他几千块买了件吊带吗？花了他的钱他就以为可以把我怎么样？杀我全家？我都不知道我全家在哪里，真谢谢他哦。”

“几千块的吊带？小姐！”我抓狂。

她很敏感地转过脸：“小姐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”大概是我无

辜的表情使她马上意识到是她自己防卫过度，她抓住我的衣襟，怯生生地跟我解释：“其实他连我的手都没拉过，真的。那种男人，我见得多了。”

我轻轻把衣襟从她手心里抽出来。不管她多么漂亮，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。

再见啦，就此别过。

我背着我的吉他快步向前，寻找62路站牌，我们学校为数十公里外的郊区，晚间公交车就这一路。可她牢牢地跟着我，我不得不回头建议她：“你自己回家好吗？”

“回家？”她笑起来，“你是说我爸家还是我妈家？我爸家在沈阳，我妈家在重庆。”她双手叉腰，居然带点挑衅的味道，“或者你是说宿舍？对不起，我的室友刚刚把我的东西扔了出来，因为她的男朋友在追我。”

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她带着一脸嘲弄的表情看着我，脸上满不在乎的样子让我有点怀疑她在说谎。

“咳，”我说，“我很抱歉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你要错过末班车了！”她轻快地说，“原来是个乖孩子啊，错过末班车就回不了家了，我要妈妈……”她挤着眉毛，做出一脸哭相。

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她居然用激将法？正好过来一辆62路车，我连招呼也懒得再跟她打，脚一迈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“你！”她在我背后喊，“你真不够朋友！”

谁和你是朋友？抱歉啊抱歉，我认识那个人吗？我的一只脚

已经上了公交车，忽然有人大力拽我的吉他，我一个重心不稳摔了下去，接连几个趔趄，靠着路边的一棵树才没摔个四仰八叉。

再看看她，她笑容满面，正对公交车售票员做着快走的手势。

公交车开走了，我欲哭无泪。她依旧是那样，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是在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我懊恼：“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救了我，你必须负责到底。”

“我不该救你，我错了，我改行不行？”

“为时已晚。”

我懒得理她，在马路牙子上坐下开始检查我的吉他。这可是我的宝贝兼吃饭的家伙，刚才撞了树撞了人还撞了墙，不知道有没有“伤筋动骨”。我顺手拨起了《挪威的森林》的前奏，还好，一切正常。

“我听过你唱歌，嗓子破点，感情还是有的。”她流里流气地在我身边坐下，我挪开一点，跟她保持距离。

“你刚才弹的那是什么来着？听着挺耳熟。”她没话找话。

“《挪威的森林》。”我尽量保持礼貌。

“哦，这个我知道，那个什么伍佰嘛！”她马上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哼起来，“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！”我忍无可忍，“这是披头士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（*Norwegian Wood*），你有点文化行不行？”

“你有文化，你倒是唱啊！”她不甘示弱。

唱就唱，怕你怎的？我拉开嗓门，第一句就把她震住了。我

暗暗得意，说实话，我弹吉他唱歌的样子还是蛮帅的，被公认为“十二夜”乐队里最有女生缘的一个，小半年里收到的情书也有好几十封了。

她在黑暗里看着我，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些熟悉的仰慕之情，问她：“服不服？”

“服个屁，”她居然说脏话，“唱这些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听过的歌算什么本事？要把别人的歌唱成你自己的，或者干脆自己写，那才高明！”

“你这是明目张胆的忌妒。”我说，“我要赶末班车回学校，失陪了。”

“末班车几点？”她笑咪咪地问。

“十一点半。”我看看表，还有五分钟。

“你不如给我再唱一首。”她提议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的表坏了。”

我这才仔细打量起手腕上的老爷表，它跟着我已经有三个年头了，虽然进过几次水，可总体来说还算运转良好。但是现在，可怜的它，表面玻璃裂成几块，指针一动不动——看来是刚才那记勾拳的副作用导致的。

现在再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居然不是很懊恼，相反，还有一丝丝庆幸的感觉。那天就是这样，我遇见图图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像是为我们的相遇而准备的，有点巧合，有点诡异，可是一切也都是甜蜜的铺垫。

表坏了，时间就此停住，于是她留在了我生命里。

像我这样一个文艺青年，注定要为自己的小资情调付出些什么。当我敏感地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有些没出息地感到不安，所以我决定往前走，一直走回家。

她当然还是跟了上来。

我继续走，她继续跟着。

到了第二个街角，我站住，转过头来。她歪着头冲我嘿嘿地笑，看来，这姑娘今天是铁了心要黏上我了。

“你跟着我干吗？”我问出一句废话。

“再唱一首？”她走上前来晃晃我的胳膊，“可以点歌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这破嗓子，算了。”

“假谦虚。”她哼哼起来。

哼完后，她自己开始唱。我们百无聊赖地在路边且走且停，她也就断断续续地哼了一路。一开始，只是些零乱不成调的乐句，从这首跳到那首，上一句还是《我的太阳》，下句马上变成《东风破》。

她什么时候开始专注地唱一首歌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很可能，她只会唱高潮部分，但是看得出她喜欢这首歌，所以唱的时候有种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专注。那种专注吸引我偷偷看她，她微微仰着脸，白皙的皮肤浸透着月光，眼睛里居然有种圣洁的光芒。对，就是这个词，圣洁，虽然今天看来无比夸张，但那千真万确就是我当时的感受。我真心庆幸自己打出了那一拳，因为，谁敢侵犯这样一个美好的姑娘，简直十恶不赦，不可原谅。